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1 页 20 行

字数：20 千字

印张：10 印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书号：ISBN 7-100-00000-0

定价：1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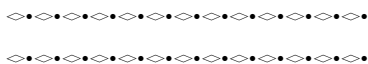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第 一 回	回摇伴光头秃奴受累	(源猿)
第 二 回	回摇遇媒根虔婆吃亏	(源愿)
第 三 回	回摇陪嫁童妄思佳丽	(源圆)
第 四 回	回摇代笔子到手功名	(源元)
第 五 回	回摇负侠气拔刀还敕	(源员)
第 六 回	回摇发婆心驱鬼却妻	(源缘)
第 七 回	回摇为拿贼反因脱贼	(源怨)
第 八 回	回摇因有情倒认无情	(源猿)
第 九 回	回摇一碗饭千磨百折	(源苑)
第 十 回	回摇两声雷九死一生	(源员)
第 十 一 回	回摇活太岁惊心破胆	(源源)
第 十 二 回	回摇泥周仓怒气填胸	(源苑)
第 十 三 回	回摇贤德妇失岁得糠	(源怨)
第 十 四 回	回摇奸谋鬼赔钱折贴	(缘猿)
第 十 五 回	回摇哄上船从今一着	(缘元)
第 十 六 回	回摇明归神亘古千秋	(缘怨)



第一回摇伴光头秃奴受累

一般父娘生，偏我光又秃。受尽光光气，尝了秃秃辱。日间不见葦，夜里常独宿。到人前要足恭，先要头来缩。若有一些差池，那拳头栗暴，就上这光光秃。

——右调《寄驼梁》

兄弟是五伦之一。俗话说，就如手足一般，相帮相扶是决不可少的。就譬如我要与人相打罢，他也是我的一个帮手，再没有他反帮着外人来打我的理。所以古人说：“打虎还得亲兄弟。”这岂不是一句证语么！故此人家没有兄弟，还思量要搭个朋友，为何人家既有兄弟，反不和睦，这是何故呢？要不过为着一分家产，恐他分去；再不然就是娶妻不贤，枕边挑唆，各立门户。这还成个甚么人家？总之，这都是愚人之事。

那钱财是人挣的，那有满足的时候，多些少些，有何大害。若是命里不该，就连兄弟的与了你，也要天灾人祸的败去。命中若是该有，你就赤手空拳，自有机会起家，这一件是不必在兄弟身上认真的。至于妻子之言，越发不可听。他与我虽是属夫妻，也分不得个你我，却是两姓，晓得甚么疼热？且妇人家那知道理与利害，只一味小见，故此挑拨男人。若男人自己有主见，想一想道：兄弟毕竟是一母所生，同胞骨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焉可分个彼此，使父母在九泉之下，亦不得瞑目。只是这样还要相与朋友，难道兄弟反不如一个朋友不成？假如有一件什么大事，那朋友是救不得急的，毕竟还是兄弟切心。若能如此去一想，枕边之言自不入耳目。何世上不明白的，倒亲朋友而疏兄弟，岂不好笑。要知天也不能容你。如今听在下也将不远的一件，又真又近的事说来，好大家睡到五更时候，自去想一想何如。

话说江西吉安府龙泉县，有个石贡生，妻柳氏。家资巨富，止生二子，长子名坚

金，字爱冰，年纪三旬。为人刻薄，惟利是趋，不愿读书，专业生理，娶妻郁氏，颇称长舌。次子名坚节，字羽仲，年方十三，是贡生末年所生。却生得貌如冠玉，聪明绝伦，十岁就能属文，才学甚高，故此父母就把他习儒。他却与哥哥不同，不好财，不欺善，只是为人卓犖不羁，尖酸滑稽，饮酒恃才，志大气傲。每每读书时，若兴致偶发，则半夜起来，索灯朗读；若兴懒时，直睡到西戌穿衣，甚有一连几夜不睡，一睡就是几日的。只因他生古怪，父师亦不能箝束。但有一件不足处，自小多病，再不离药罐。

到十四岁上，不幸父母相继而亡。那兽心哥嫂，怀心不良，欲独占家产。托故说父母遗嘱，为他多病，恐年寿短促，竟送他到城外善觉寺出家。拜在当家和尚寂然名下做徒弟。择日披剃，改个法宗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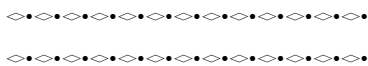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宗无自做和尚，明知哥嫂坏心，他道：“钱财自有定数，□□□什么气。譬如我生在一个穷人家，父母不曾遗下东西，难也去指望不成？”因此绝不在心，连哥嫂家里，也再不回，只在寺中做他的营生。寂然见他伶俐，甚是喜他，请个先生姓田，教他经典。他道：“我只会读文章，不会念经典。”任凭督责，他只不睬。寂然恼将起来，将他打上一顿。他蹲在伽蓝殿中哭泣，忽指着伽蓝怒道：“和尚们！总是借你这几个泥身哄人，那里在于经典？今日倒叫我抛舍儒书，念这哄人的套本，俱是你们之过。好不好送你到水晶宫，现出本相来，快好好与我叫那个放尿先生回去就罢。”一顿疯张疯致，对着泥神乱嚷一回。走到里面，取笔砚就做了一支曲儿，名《拍拍紧》：

和尚头，赛西瓜，和尚形，似鸡巴。今生莫想风流话。师父若认真，徒弟莫睬他，这骗钱的经文休念罢。我本是圣贤门，怎做得无碍挂。若再来向我张牙，恨一声贼秃驴，就不做这光光乍。

写完又唱了两遍，就将来夹在一本书里，也不管日色晒破纸窗，竟上床睡觉。寂然与先生也没奈何他。

这晚那田先生忽得一梦，梦见伽蓝对他道：“你还不快些回去，都堂着恼，连我也怪将起来，莫连累我，不得安身。”先生道：“我千难万难，才图得一馆，那有什么都堂？却来叫我回去，断来不得。”伽蓝大怒，向前将田先生兜脸一打，田先生大叫一声，早已疼醒。登时脸上红肿，生起一个大肿毒来，痛不可忍。究竟不知此梦是何缘故？次日，疼痛愈觉难熬，没办法，果然暂且回家不题。

宗无见先生害了肿毒回家，喜跳非常。自己读了半日文章，因身子因倦，偶然走



进师父房中，正遇师父独自一个在那里吃酒。原来寂然是个酒鬼，见他进来，惟恐分他酒吃，便道：“先生虽不在，你把经文理理也好，怎就丢在脑后？”宗无也不答应，转身就走，暗自念讼道：“不叫我同喝一杯也罢了，怎反唠叨！”遂记恨在心。一日，寺中有一缸荷花盛开，有个外路客人，携酒来赏，请他师徒同坐。宗无假献殷勤，拿过酒壶，就去斟酒。先去斟了客人的，却将茶斟与师父。客人道：“师父怎么不斟酒？”宗无连忙接口应道：“家师戒律精严，点酒不尝，小僧奉陪罢。”客人认为真实，极口赞道：“好位至诚先师，可见真心修行的，自然不同。”急得寂然又不好说不曾受戒，只得勉强应道：“不敢。”却一味呆呆的看着他们吃得好不兴头，自己口角甚是流涎，强忍陪坐终席，闷闷而散，心中深恨。恰好东方一个默然和尚，过来玩耍，偶掀开宗无的书来看，却掀出那支曲儿，被寂然瞧见。寂然正无好气，借这引头出气，将宗无又是一顿肥打。

第二日，宗无怀恨默然，有心到东房来闲耍，意思要弄默然个笑话。默然却不在家，但见默然的徒弟宗慧，在佛前念经。宗无问道：“师兄在此念的是什么经？”宗慧道：“是报恩经。”宗无道：“替那个念的？”宗慧道：“还不曾有受主。”宗无笑道：“既没有受主，空空念他怎的？”宗慧道：“乘闲时节念在那里，待有人出了经钱，就登记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样。”宗无大笑，猛拿起一个木鱼槌，照宗慧光头上尽力一连打了三下，道：“既是如此，你师父昨日得罪我，正要打他，就把这槌登记在他名下去罢！与你无干。”宗慧不曾防他，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抱着头怪喊起来。宗无道：“不要喊，不关你事，我打的是你师父，你何必着急。”宗慧疼得要紧，那里肯住，一手摩头，一手扭着宗无，来告诉寂然。寂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诉他哥嫂，他哥嫂原是坏人，恨不得宗无身死，方才快心，一味叫着实狠打。自是寂然得了口气，回来整整琐碎了两日才住。

一日，寂然藏了个旧相识在房中叙情，不知怎的被宗无晓得，悄悄躲在窗前张看。见寂然与婆娘百般肉麻淫弄，好不看得有趣。正看在兴头上，鼻中忽闻得一阵酒香，伸手一摸，果有一满满一壶酒，顿在窗前砖头上。他竟次然取至自己床前，浅斟慢酌，不消两个时辰，轻轻灌在肚里，一滴不存，依旧将壶送到原处，那知他们还在恋战。宗无量原平常，不觉醉将上来，遂无心再听那声，就回来脱衣而睡。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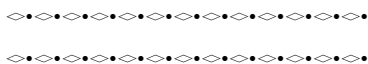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闭眼不观风流事，只愁魂梦入巫阳。

次早宗无起来，见了师父只是笑。寂然再想不到春色露泄于他，见他笑得有故，猛想道：“莫是那壶酒被他偷吃了？”急急去看，却是一把空壶。跌脚道：“这个魔怪

精，真是活贼，自他进门，就吵得我不得清洁。”因叫宗无问道：“这壶酒到那里去了？”宗无道：“想是猫儿吃了。”寂然气得失笑道：“胡说。猫子那里会吃酒。”宗无道：“因他不会吃，故此吃得烂醉的倒在那里。”寂然越发好笑道：“真是狗屁，你又怎晓得他吃醉？”宗无笑道：“猫子若不醉倒，昨晚怎劳师父打老鼠呢？”寂然倒吃一惊，早知为他所窥，就不敢嚷道。他勉强笑道：“自然是你这弼马瘟偷吃，只好赖个畜生。”说〔时〕就快快进房。暗忖道：“怎么就露在这畜生的眼里？诸人犹可，惟有这畜生的嘴儿利害，倘有一些风声走漏出去，不是当耍。这畜生是断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为祸不浅。不若明日买服毒药来，药死更是干净。”遂打定主意，只得待明日行事不题。

再说那个田先生回家，脸上肿毒，整整害了好些时，还不得完口。一日，因有事下乡会个朋友，直至日色平西方动脚回来。走至月上，才到得善觉寺面前。忽闻路旁坟林之中有人说话，只认做歹人。时寺门已关，遂吓得躲在寺前门楼下石鼓旁边蹲着。闻得林中说道：“明日午时，石都堂有难，我们总该去卫护，各要小心在意。”一个答道：“正是。倘有差池，我们获罪非小。”几个人齐声应道：“此时就已该去。”才闻说得这一声，已见一二十人哄然走来，一个个俱从寺中门缝里挤将进去了。田先生看见，不知是神是鬼，吓得毛发皆竖，雨汗淋漓，没命的飞跑回家。心中暗想：“□奇怪！前日梦见伽蓝说甚都堂，却叫我害了一个大肿毒，今日又亲耳听得如此明白。但寺中那有甚人，明日待我到午时去瞧瞧，谁有甚难，便知分晓。”

次日用完早饭，一径踱到寺中，日已将及，进门却不见一个人来。到后殿，门且关得紧紧。他是熟人熟路，从侧首毛厕边，一个小小侧门迂路转将进去。幸喜门门不曾投声，一推就开。竟进僧房，也不见一人，心中诧异道：“他们既到那里去了？好生古怪。”忽闻楼后厢房，隐隐有咳嗽之声，悄悄探头一张，见寂然与道人拿了许多破布，在一只大水缸里洗，旁边又有一堆大灰。那宗无手拿一个大馒头，正待要吃，一眼早已看见先生，忙把馒头笼在袖内，迎将出来，就与先生作揖。才一个揖作下去，那个不知趣的馒头，已从袖中掉出，竟滚有二丈多远，宗无忙去拾时，却被两只狗一口咬着，相争相赶的飞跑而去。宗无大失所望，田先生大笑。那寂然见田先生蓦然走至，吃这一吓非小，登时勃然变色。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看玩耍，不见动静，好生疑惑。守至下午，也没相干，只得告别而回。行至山门下，只见起先抢馒头的两条狗，直僵僵死在地下，心中恍然大悟，方知那馒头下了毒药，连自己此来也履险地，甚是胆寒。因此始知宗无必有发达，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欲要复回寺中，私问宗无，好叫他提防，又恐怕惹祸，就急急归家，不在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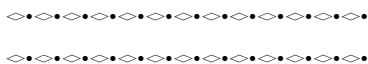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那寂然见宗无不曾中计，深恨田先生不过，正在闷闷不乐，忽有人来报道：“师父的两条狗，俱双双死在山门外，不知何故。”众人一齐奔出瞧看，只见口眼耳鼻，俱流鲜血。寂然有病，心知就是那话误伤，忙唤道人拖去埋好。宗无也还不知其中缘故，不放在心。寂然看看道人埋完狗，才转身进内，正遇着施主送了几两银子，叫替他明日在万佛楼，拜一日万佛忏。寂然道：“明日赶不及，就约在后日起手罢。”又留他吃了茶，才打发他回去。遂忙忙打点拜忏佛事。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去分解。

寂然闻的吵闹，慌忙进来，见众人俱跌得这般光景，狼狈不堪，询知其故，将宗无痛嚷一顿。又道：“既有甚药，还不速去拿来。”宗无随即跑到后园，瞒着众人，摘了若干凤仙花，悄悄捣烂，又寻一块明矾，放在里面，捣得停当，方拿来对众人道：“此药是个草药单方，灵效大验，妙不可言。”遂亲自动手，替众人个个敷将起来，连没有破损处也替他敷上，将一个光头整敷满，全不露一点空隙。又分付众人道：“切不可擅动，须待他自落药疤，包你一夜全好，不然就要做个破伤风，不是儿戏的。”众人果然依他，包扎停妥。又有闪挫腰的，问道：“你有甚方儿，医得腰好。”宗无道：“没有甚药方，只有祖遗下一料膏药，贴上就好。寄在一个朋友家中，待我取几张来与你们贴。”众僧道：“快些取来。”宗无悄悄到药铺，买了几张催脓烂疔加料的大膏药，又买一条死蜈蚣，烧化为末，撒在膏药上，将来递与闪的道：“快快烘了贴上，一昼夜全好，切不可揭动。”众僧敷贴停当，且喜是不出门在念经的，

天明正在没处投奔，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里来，劈头撞见，宗无告诉情由，田先生欣然带他回家，劝道：“你不愁无日子过。”遂将自己两次所梦所见，一一对他细说。又道：“令兄处既不收留，必挟私心，纵然强他目下权容，未免后边也要多事，反恐有不测。至于寺中，是越发去不得的，幸亏是如此开交，也还造化，不然连性命亦难保全。不若悄悄权在我处，粗茶淡饭的读读书，待你年长些，或是与哥哥当官理论，或是求取功名，那时再相机而动，方是万全之策。”宗无感激拜谢，安心住下，再不出门。田先生又唤妻子杨氏到面前，重新把宗无鬼神佑助之事，向他细细剖悉，

羽冲只认作装丫鬟卖首饰，到那家，见了主人，婆子领他在后房坐下。他们在厅写纸兑银，那家大娘子出门，两个仆妇相伴，一个道：“官人造化，讨得这个好女子。”一个说：“只怕大娘要恼哩！”羽冲见不是话，忙忙走出厅来，见他们在外写纸兑银，大嚷道：“我是石贡生的儿子，如何把我装作女子，来卖入大户。”大怒，遂将两人一顿打骂，挣命逃脱。且喜银子未动，说：“羽冲是好人。”赏了他几钱银子。来家说杨氏，口推不知，埋怨孙婆作事不的。过了几日，孙婆为着一宗旧帐来会杨氏去讨，羽冲扯着孙婆大怒道：“这老猪狗，你做得好事，还敢到这里来。”孙婆笑道：“我到作成你好处安身，你自没造化，吵了出来，反抱怨我。”羽冲道：“胡说。我是好人家儿女，如何肯卖与人？况且将男作女，一旦事露，岂不连累于我。”孙婆道：“怎的连累你，虽无有前面的，却有后面的，也折得过。”羽冲大怒道：“这老猪狗一发胡言，我与你到官理论。”一头撞去，将孙婆撞倒，如杀猪的一般叫起来。那杨氏劝不住，闹动街上，许多妇人、男子一齐来看，相劝相扯。孙媒婆那肯住手，羽冲也不放松，钻在他怀内东一头，西一头。孙媒婆大受其亏，搅得骨软筋麻。羽冲真也恶毒，偷个空将孙婆裙带尽力扯断，随手扯下来。孙婆着急，连忙来护时，那条裤子，早已吊下，两只精腿与个屁股，光光全露，又被打翻，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上。这遭那



个鲑鱼嘴也似的老怪物，明明白白献在上面。看的众人齐声大笑，不好意思，俱掩口而走。那孙婆羞得提着裤子，将一手掩着阴门，往屋里飞跑，一味号天哭地，咒骂羽冲。羽冲见他吃了亏苦，料然清洁，也不去睬他，亏杨氏再三陪情央及，孙婆方含羞出门而出。正是：

妇女莫与男敌，动手就要吃亏。

再说杨氏见孙婆出了丑回去，一发恼恨羽冲，恰好本地有个桂乡宦家，要讨个小厮陪嫁女儿，杨氏弄个圈套，竟将羽冲卖在他家。

只因这一卖有分教，添出许多佳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摇陪嫁童 妄思佳丽

季布为奴朱氏，卫青作仆曹衙。一朝货与帝王家，金印腰悬斗大。自古英雄未遇，从前多少波查。有恩须索重酬他，有怨须当谢下。

——右调《西江月》

话说杨氏串同孙婆，又将羽冲卖到桂府。见他幼年美貌，心中甚喜，取名秀童来。桂小姐名唤玉香，许聘本府臧知府之承戚可成为妻。可成少年读书，已成怯症。戚公已知儿子将危，要娶媳妇过门冲喜。桂公嫁妆甚丰，自不必说，买了二个丫鬟，一个小厮陪嫁。你道羽冲这番怎肯卖与桂家？只因孙、杨二媒婆，时常引着他来到桂乡宦家，买首饰，讨丫鬟，都分与中人钱来家帮帖。杨氏使用他，一来见田先生得了不起之症，料应难在他家久住；二来见戚家是个乡绅，或可借此读书，以展其才；三来又见桂家新买丫鬟巧云十分姿色可爱，就有个思想天鹅之意，故此将差就错，任其卖与桂家，所有身银，分毫不要，都送与田先生养老送终。话休絮烦。

且说戚家吉期已到，花灯鼓乐，火炮连天，好不热闹。娶了桂小姐，到戚家去与大公子花烛拜堂，当饮了交杯，依旧送他在庵中养病。那小姐空担媳妇之名，未得丈夫之实，每日家独守香闺，且喜少不知愁，还可逍遥自遣。戚太守见秀童美貌，不敢叫他在庵中服侍大儿子，却叫他在书房服侍小儿子戚化成读书。这戚化成只大得秀童一岁，只是性格粗疏，一脉不通。戚公请个饱学先生用心教他作文，终久是顽石难雕，钝铁难化。一日出题，叫化成作文，不知写了几句，便叫秀童泡茶，及至泡将茶来，早已神疲力倦，口中吃茶，眼睛打盹，把文稿抛在一边。秀童看那题目，是“不得其酱不食”。遂看他做的破承题，道：

菜易于酱胖气，故酱不得则圣人吐之矣。夫酱作料也，多则咸而且苦，少则淡而无味，务在不多不少之间，菜方快口。若有一些酱胖之气，欲求圣人之沾唇而不吐之也，得乎哉！

秀童只看得一个破承，已笑倒在地，顿足揉腹，不能出声。化成道：“你想是也看到得意处也。”秀童越发忍不住笑，又恐怕他吃恼，便接口道：“果然做得绝妙，我不觉喜笑发狂。”说罢，又笑。化成快活道：“我这文才何如？”秀童捧腹点头道：“真乃名士高才，令游夏不能赞一词。”化成喜道：“你既是个知音，必然也能会做，何不也作一篇，与我较个胜负。”秀童因久不做文，一时技痒，果然也作一篇，竟不起草，倾刻一挥而就。化成惊讶道：“你原来是个快手出身，怎一会就是一篇。”遂取过来看，却一字不懂，连句也捉不过来，只含糊赞道：“妙，好。但是草率欠思索些，若再沉心想想下笔，只怕要与我一样的妙呢。”秀童料他不识，正要讲与他听，忽见巧云来叫道：“小姐叫你呢。”秀童遂丢了文章，忙忙进内。走到房中，一见小姐，登时魂迷意荡。原来秀童虽然陪嫁过来，却从不曾看见过小姐，今日玉香小姐因要买些物件，才唤他进房分付，故此得觑花容。又见小姐娇滴滴声音，亲口分付买长买短，秀童一发着迷。出来买完东西交付过，回入自己房中，暗暗思想道：“好个天姿国色的小姐，我怎么也得这等个妻子，才不枉为人一世。”就越想越爱，情不能置，遂取笑做了十首双叠翠，名《美人十胜》：

美人云鬓一胜

俺的亲，又绕绕青丝似绿云。发髻儿，挽得多风韵，懒戴珠金。懒戴珠金，时花斜插鬓旁轻，到晚来，怎禁得狂风阵。

美人蛾眉二胜

俺的乖，又一线新蟾画不来。笑与颦，总是添人爱，晓傍妆台。晓傍妆台，两旁细柳付多才。淡与浓，全在你调螺黛。

美人星眸三胜

俺的娇，又临去秋波那一瞧。暗垂情，觑杀人年少，顾我魂销。顾我魂销，传情只在眼儿梢。睡阁玳，更有千般俏。

美人绛唇四胜

俺的姨，又一点樱桃怎熟时。正含芳，偏与郎尝滋味，枕畔娇嘘。枕畔娇嘘，滴滴莺声笑语徐。叫一声，把我魂收去。

美人粉颈五胜

俺的姬，又粉香捏就一螭蛭。嫩苏苏，还比香腮腻，为盼佳期。为盼佳期，瘦损频将钮扣提。眷娇才，便作回头意。

美人香肩六胜

俺的心，又爱杀香肩玉琢成。恁娇柔，怎耽得相思症，斜倚思情。斜倚思情，半出香闺半倚门。待成双，先咬几个牙齿印。

美人酥乳七胜

俺的肉，又酥胸微突两峰头。怕人瞧，紧把蛟绡口，凤友鸾俦。凤友鸾俦，常傍情郎摸不休。那时节，又恐在窗前漏。

美人柳腰八胜

俺的姑，又一捻腰肢柳不如。趁风前，倚定雕栏处，紧系罗襦。紧系罗襦，闷杀才郎玉手扶。上阳台，摇摆得东风妒。

美人玉笋九胜

俺的妻，又春葱十指赛柔荑。白纤纤，舒出温然玉，携我罗衣。携我罗衣，密约幽欢掐数期。袖儿中，便立下招魂计。

美人金莲十胜

俺的人，又两瓣金莲窄窄轻。菱凌波，怎与尘凡混，浅印苔痕。浅印苔痕，举足频勾梦里魂。⑬尖尖，须把双肩衬。

秀童做完，情兴一发难遏。恰好巧云从门首经过，秀童一向见他生得俏丽，久已留心，今日正遇枯渴之时，就慌忙迎进来，将他诱入，色胆洋洋，竟一把搂着。秀童道：“来得好，求你暂救一急。”羞得巧云满脸通红，一味死挣，那里得脱身？层层衣服带子，俱被扯断。秀童之手早已伸进怀中，巧云着急道：“好好放手，莫待我喊与人知，大家好好开交。”秀童涎着脸再三恳求，那肯放手。巧云年已及笄，云情已动，又见秀童俊雅可人，亦有俯就之意，假意把手一松，早被秀童挨倒床上，扯去裙裤，两物合成一处了。正是：

三生结就鸳鸯侣，一点灵犀透子宫。

原来巧云犹是处子，莺声怯怯，几闻于外，幸亏秀童乃是初试黄花，毕竟不是老棘，故此不至十分狼狈。二人匆匆见意，起来时两个衣裤上，俱染得鲜红累累，相视而笑。正在余情不断，忽闻内里大呼秀童，二人遂踉跄而散，不题。

再表化成。当日作文只做得半篇胡说，那中后四股，就求神拜佛，喊叫爹爹、奶奶，也再挣不出一句了。时天色将晚，又一心贪玩，遂将自己做的前半篇誊好，却要将秀童文内后半篇凑上，又不知他的中股是那里话头，没奈何拿来，从前至尾，逐个字一数，总算一算共该多少字，就平中分开，却将后半篇不管是起句尾句，是也字是哉字，只照所算之数写起，整整一字不改，誊完竟送与先生看。那先生看了前半篇，